

寿者,师也

□侯德剑

灯下漫笔

2022年5月1日,南通著名画家,教育家冯则义先生仙逝于国际劳动者的节日里,他生命的始末都与“五一”这个数字有天缘,身份证尾号为5151,逝世于今年五一节。享年92岁。冯先生是以劳模式的工作热情和尚美的精神自觉,长期活跃在美术界与教育界。作品硕果累累,育人桃李天下。

我初识冯先生在中学时代,他矮胖壮实的身影常慢行于四季濠滨景区,一辆26自行车后夹着速写本和小爬凳。一旦选准美景便快速下车静坐、放笔施彩,当他完成写生、轻松地向围观者回首微笑时,我便认真记住了令我崇拜的先生的笑容。

有一年节日在市文化馆教师美术作品展上,欣赏到似曾相识的水彩濠河风景,并读到了作者姓名为市十四中美术老师冯则义,那时,我想他要是我的美术老师该多好。

几年后的一个夏日,我厂工会主席忽然来车间通知我,说来了两位老师要借我去市里参加工人画创作学习班。我将信将疑地奔到工会办公室见到两位衣衫汗湿的来者。啊!其中一位是我记忆中的冯先生,还有一位是文化宫的美术干部陈铭钧先生。他俩说看了我向市工人画展的投稿,还看了我在厂区黑板报上的插画,很有生活气息,经厂领导批准借我去创作学习班提高绘画能力。我激动得送先生们出了厂门,久久目送着他们为了一个小工人学画画,戴着草帽、踏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此时,大汗淋漓的我也庆幸有了自学绘画的良好开端。

20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在美术教学方面灵活运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不拘一格地请我们几位刻苦自学创作、颇有成果而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年轻画家先后去他们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带上速写、默写和创作的作品向同学们讲过程谈体会,并与其中的优秀学员相约下乡写生。为他们未来考大学、成大才广开学习渠道。

冯先生在做好学校教学之余,还与市美术家协会创办业余美校,还应江苏教育出版社之约与徐培建、严抒勤编创中小学美术教材影响一方,为南通多所大学创办美术专业作出贡献。冯先生曾说美术教育不仅是培养画家,更多的是培养大众的审美心灵和眼界。

退而不休的冯先生,首先是康而寿的践行者,与夫人从羽毛球锻炼过渡到步行散步。其次,与画友远行采风又举办过多次画展,出版多本个人作品集。

每年春节前慰问老画家活动,他家客厅的大画板上总是陈列着一年满意的画作,喜滋滋地为我们补上艺无止境的生动课程。今年拜年见冯先生白发红颜、言词更兴奋,原来他的力作《牧场掠影》4月份将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庆祝南通大学建校110周年、新时代盛世情——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美术作品展”。

我曾有感而发地概括抒写我参加市美协30多年慰问老画家的短文《南通画界寿星多》,其发表于《江海晚报》。今年5月的春光里,我面对客厅茶几上冯先生夫妇送我70岁画展的玫瑰干花,叙写题为《寿者,师也》祭文,追忆先生的恩泽艺行。



闲游

陈顺源

穿紫衣的母亲

□赵乐

每当我走在街头看见一袭紫衣飘过,脑海中便浮现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瘦高的中年女子,齐耳短发、明亮的眼睛、鹅蛋脸,穿着合身的碎花紫色旗袍,倚着枝叶婆娑的绿树,露出若有所思的微笑。

她是我母亲,最爱紫色。照片是在我上小学时拍的,那时候父亲医疗援外,去了遥远的非洲,做了总统保健医生。

家里留下了母亲、哥哥、姐姐和我。母亲在医院的药房上班,每天的药房窗口都排着弯弯曲曲、长长的队伍,母亲几乎是一刻不停地按药方给病人取药包药,再嘱咐病人按时按剂量吃药,一天下来手酸了、嗓子也哑了。药房的三间房靠墙站满了药柜,密密麻麻的小抽屉里装着不同的药,抽屉上贴着一模一样的白色标签,写着看不懂的拉丁文药名,真不知母亲怎么能那么麻利地找到药,从不出错的?

药房人手少,每两天就得轮一次夜班,从傍晚5点值到第二天早上8点。母亲放心不下姐姐和我,带着我们睡在药房里。架一张窄小、咯吱作响的硬板床,姐妹俩头靠头挤着睡。半夜起身,微张着朦胧的睡眼,常听到木板窗被扣响的声音,有时柔和、有时急切、有时透着粗暴不耐烦。母亲披衣而起,没有火气,耐心地给病人配药、包药。木板床的咯吱咯吱声就不间断地流淌在我的睡梦中,起先觉得像一首小夜曲,听得多了,就像是一条虫子在心间蠕动。

我问:“妈,你还不睡呀?”母亲冲我疲惫地笑笑:“马上就睡的。”我埋怨:“妈,你不会当听不到敲窗子的吗?”母亲又笑笑:“不能耽误病人的事,万一是急症呢?”

母亲睡眠本来就浅,无休止的夜班让她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失眠严重时一次吃下8粒安眠药也睡不着。

一个无风的夏夜,天空布满乌云,闷热得能挤出水来。我在同学家做好作业后一起玩耍,电视里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俏皮的蓉儿好美,那个郭靖傻死了。我入了迷地往下看,直到电视屏一片雪花才恋恋不舍地往家走,一路模仿着哼唱“依稀往梦似曾见……”打开家门,母亲满脸怒气地一把揪过我,脱下脚上的一只拖鞋就打我屁股,一边打一边骂:“你还知道回家呀,几点了?我和你姐姐找了几条巷子,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

见到长这么高的、扎两个小辫子的小姑娘?都说没看到,我急得要死,到派出所去报案了。找不到你,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啊……”

我又疼又愧,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挨母亲的打。平时的母亲情绪很少波动,就算我当了大队长、班长,哥哥高考得了状元也没见她有多么得意。別人的母亲,子女但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就可着劲儿夸,我的母亲却从不表扬我们,一次都没有。

我知道母亲自小品学兼优,理科尤其出色,她的理想是上清华大学。因为家庭变故,外公无力继续供她读书,她只能在高中毕业后读了不要学费的师范院校。这样的经历,让心高气傲的母亲始终意难平。因此,她不仅对我们兄妹要求高,对自己的工作也看得分外重。可久站讲台的她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的顽疾,只能无奈地离开她热爱的教师岗位。

快小学毕业了,母亲领着我们去照相馆拍照片,说是要寄给父亲。照片中的母亲穿着紫色的短袖衫坐在一张椅子上,手牵着我,哥哥姐姐站在我们身后。我穿着黄色的格子背带裙,姐姐穿的是花布及膝裙,哥哥穿的是白衬衫、西装裤。他们都笑得很开心,只有我因为早早起床没睡醒噘着嘴。母亲说,父亲在国外非常想念我们,我们要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呀。

父亲的回信很快到了,在那一年的东非医学研讨会上,他代表中国用流利的英文作了学术报告《感染性休克时的微循环变化及其对治疗的指导意义》,所有医生都长时间地为他鼓掌。会后,总领事馆的大使表扬他:“赵医生为中国争了光。”第二天,他就入党了。父亲因为家庭成分高的缘故,一直无法入党,这次总算满足了他的夙愿。他说,在国外觉得孤单时,只要看到我们的照片,就有了工作的动力。

又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的父亲穿着白大褂,戴一副黑框方形眼镜,双手交叠地握着,温和地微笑着。身后是医院的圆形红色建筑。屋前绿树成荫,鲜花灿烂地绽放。

这张照片是父亲又一次医疗援外时拍的,这次他去了南美洲。其间,我上了大学,哥哥在外企做得风生水起,姐姐在央企的工作体面又稳定,母亲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大学同宿舍共8个女生,经常听

到过道里的管理员阿姨喊:“121,某某电话!”我竖着耳朵听,121的室号让我兴奋,随后是失望。几多失落后,我怨恨母亲:“别人的母亲那么牵挂女儿,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呢?”我哪里知道,母亲除了长期失眠外,消化道也出了问题,她一直瞒着父亲和我们兄妹,默默承受着。

父亲在南美的援外工作有声有色,1994年圭亚那总统访华时,赞美父亲:“赵医生在圭亚那抢救了很多心肌梗死病人,和圭亚那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条新闻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算是父亲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之一。

万里之外的母亲与有荣焉。父亲会拉小提琴、母亲会弹电子琴,两人闲暇时合奏过《梁祝》,琴音袅袅、缠绵悱恻。母亲自己日子过得俭省,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时却舍得捐助几千元给灾区,平时买菜从不和小贩讨价还价。她说,最苦的就是农民,赚一分钱都不容易的。

母亲患了胃癌,8年内开了6刀,人瘦得颧骨高高凸起,下巴颈不再圆润。这8年,她的身体饱受摧残,而父亲的精神也受尽煎熬,他是医生,母亲所有治疗方案的确定、联系开刀医生等,都是他的事。那8年,父亲的烟瘾特别大,一支接一支地吸,腾起的烟雾让头发像是着了火。

2009年的一天,凌晨5点,家里的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我茫然惊起,一瞬间,我明白母亲死了。电话是姐姐打来的,哽咽着告诉我母亲走了。我不明白,昨天我才从医院启东,母亲精神很好,对我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要陪着你们兄妹三个,我舍不得你们。”怎么突然人就没了呢!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们整理母亲的衣物,父亲说:“全烧了吧,给她到那里穿。”我发现了一件全新的紫色羽绒服,这是我几年前给母亲买的,我知道她喜欢紫色,特意给她挑的,她居然一直没舍得穿。卧室的桌上,厚厚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800元的汇款单,是我工作第一年寄给她的,听别人说,她逢人就夸女儿孝顺。原来,亲爱的母亲,你并不是不够爱儿女,你只是把爱深深埋在了心里。

母亲,愿你在另外的时空里,穿着最爱的紫衣,在明媚的春光里,带一抹清浅的微笑,自在地活着。

心窗片语